

第十五回 鮮狀元私謁師第 華養女弊掀父前

話說禮部尚書鄺大人，說：「俺忝知貢舉，品題諸卷，幸皆精當，久已進呈。近因祿山就誅，武功克奏，靈武登極，重見太平，因此補唱臚傳，完此盛典。昨日榜已發了，舊規榜首今早便該來謁見。左右，新狀元門生鮮於翁見時，即與通報。」

眾應聲：「曉得。」只見鮮於佶冠帶乘馬而來，說道：「這是那裡說起，我鮮於佶乾著那樁事，指望榜上搭一個名字，也就發了，誰知道一搶搶了頭一名，快樂！快樂！左右，今日該參見主考鄺老爺了。」長班稟道：「已到鄺大人門首，下馬等候。」將帖送過，門官接了，說：「舊規頭一次見座主老爺，管家、長班我們都有禮的。稟聲你爺照常見賜。」長班回覆。鮮於佶道：「長班，你說與他們知道，今科狀元是真才實料的，與別的不同；就不是鄺老爺，別人也會取中。待我到了任後，連中堂老爺的人，一起賞他些罷。」長班又訴與門官，門官道：「賞些罷，入你家怪娘的，那裡這等不知時務的，在座主門前妝大頭鬼兒！爭奈老爺吩咐過，與他傳罷。」少遲，傳出道：「有請。」鮮於佶進庭行參見禮，讓坐告坐已畢。鮮於佶道：「門生不才，蒙老師首錄，只恐菲劣，有玷門牆。」鄺尚書道：「賢契高才，自當首錄，老夫借光不淺，吁後何功！」師生兩個在庭上敘話，後邊夫人與小姐聞聽新狀元來見，偷在屏風後窺探，看是甚麼人物？行雲端詳一回，暗吃一驚，方轉內去了。

鮮於佶知道題箋故事，便作妄想，故意說道：「有一句話奉稟：門生不瞞老師，尚無妻室，如今各位大老先生家閨中，有相應的女兒，求老師主張，大小登科，一齊成就了門生罷。」鄺尚書道：「待老夫留神。」鮮於佶告別，三揖而出。鄺尚書道：「恕不送了。」叫院子快請夫人、小姐出來，有話說。夫人得信，同小姐出來相見，尚書道：「今科狀元，出我門下，才學、人物，色色俱佳。適才相見，問他家中尚無妻室，我欲將這個女孩兒，贅他為婿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這姻緣大事，任憑相公主張。今科狀元是那裡人氏？姓甚名誰？」尚書道：「叫做鮮於佶，是扶風人。」行雲道：「原來就是鮮於佶！」

不覺沉吟起來。尚書問道：「孩兒，你沉吟甚麼？」行雲道：「爹爹，此人是個光棍，一字不識，怎麼取他中狀元？」尚書驚訝道：「你一個女兒家，不管外邊事，他一字不識，做人不好，你怎知道？也可笑！」行雲道：「不瞞爹爹，奴家有個嫡親表兄，叫做霍都梁，是個飽學秀才，與他同窗，故此奴家曉他行徑。」鄺尚書道：「我不管他甚麼一字不識，做人不好，與你表兄同學不同學，但憑他卷子上，做得如花似錦，就取他頭名了。難道你爹爹一雙眼睛，就錯到這般田地？」行雲道：「鮮於佶文章雖好，斷斷不是他做的。」尚書道：「今科關防極嚴，貢院門鎖了，文章不是他做，是誰做的？」含怒取出硃卷，遞與夫人：「你與他看。他雖不識字，那些房考，圈得這樣花撲撲的，呈上來，難道我錯了？那些房考都錯了不成？」

行雲接過卷子，仔細一看，說：「爹爹，孩兒也粗識幾字，這文字，卻句句是我表兄霍都梁的。」尚書道：「又說得好笑！」

是霍都梁的，你又怎麼曉得？」行雲道：「孩兒表兄，因為有病，完場後，便回扶風原籍去了。他書籍俱留在奴家家裡，文稿還是奴家收藏在此。爹爹不信，待我取出來看，便見明白。」

進房檢出，說：「爹爹請看。」尚書接來，看完說道：「果然一字不差。看來我卻被這狗頭誤了。」頓足說道：「春闈大典，如何這般草率，被他瞞過？既是你表兄文章，場中各有號房，怎麼被他抄去了？卻也難明。」行雲背地道：「怪得出場後，苦苦問霍郎字號，必定有緣故。」回身說道：「爹爹，把他卷子看看，是甚麼字號。」尚書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看了看，說：「是昷字號。」行雲道：「我表兄曾說是日字號，想必被他偷改，把日子底下添些筆畫了。」尚書又照看道：「你看，這昷字上面，日字太大了，下面幾筆像添的。顯有偷改情弊，倒虧你聰明，發出這一樁奸弊來，險些錯怪你了。好惱！好惱！」

夫人道：「相公不消煩惱，明日叫那光棍來，再面試一試，果然是個白丁，再作區處便了。」尚書道：「夫人言之有理，就是這樣試探罷。」

正是：

天孫橋畔理秋梭，不是黃姑莫渡河。

且漫當頭傾玉盞，還愁到底破沙鍋。

準備次日復試鮮於佶不題。

卻說賈節度閒坐營中，對霍生道：「卞參軍，前日檄斬安賊，下官隨即表聞，這幾日怎不見有奉旨音信？」霍生道：「想必早晚到了。」忽見齋官回營，望上叩頭。賈節度道：「那齋奏官你回來了？旨意如何？」齋官道：「奏本到日，聞得聖上大喜，當有旨下，恭喜老爺與卞爺俱有恩典，旨意在此。」

賈節度接過來看，奉聖旨：「安賊祿山，背天犯庶，自取擒誅。」

賴爾各鎮忠勤，將士用心，策力並屈，丑類自殘。除郭子儀，李光弼，勛冠等，倫應封茅土，著候另敘外，副元帥賈南仲，彈厥壯猷，克平大憝，著加昇平冠伯，掌樞密院使，進階上柱國，賜緋魚金袋；參軍卞無忌，草檄幕中，武功並奏，准實授羽林都尉。其餘將士，俱著從優敘錄。南仲仍著星馳到任，該衙門知道。」賈節度同卞參軍謝恩起來，霍生謝道：「過蒙岳丈大人提契！」賈公道：「全借賢婿贊之功。只是聖旨催趨到任，賢婿官為羽林，也要入京。今日黃道吉辰，請小姐出來，一同起程前去。」飛雲出來，拜道：「爹爹，恭喜！」賈節度道：「孩兒，你才結良緣，夫婿便承恩寵；今隨新任，骨肉定可團圓。真個好事從天，我心歡喜。」飛雲道：「托賴爹爹，才有今日。」賈節度吩咐中軍官，就此拔營起馬，赴京便了。

一路上歡歡騰騰，真是奏凱景象，越乎尋常。

正是：

邊笳已淨塞塵空，露布南飛入漢宮。

但教飛將追逃虜，麟閣何人定戰功？

不知進京後如何聚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